



青莲文学

主办：济宁晚报社

济宁市青年作家协会

协办：济宁永盾保安服务有限公司

邮箱：qinglianwenxue@163.com



小说

赵木匠

刘晶辉

很多年后，我还是不知道母亲说的赵木匠是谁。母亲第一次对我提起赵木匠，是在我准备结婚的时候。那天吃过早饭，我和往常一样准备出去找王二勇他们厮混，母亲拦住了我。她说：婚床，你的婚床快来了，你看看合适不？我说好。其实我对那玩意不感兴趣，一张木床有什么好看的？能睡人不就行了？这时候门外响起车辆轰鸣的声音，我和母亲走出去，看见一辆绿色农用三轮车，车厢里放着一张新床，木板在阳光的照耀下白得耀眼。还有四个工人，他们分别扶住床的一角。

那时候结婚流行去城里买床，我妈仍坚持找木匠做，说自己找人做的床，又便宜又好。

几个人把床抬到院子里。一个工头模样的人走过去和母亲攀谈，一边说话一边用手指床，母亲嘴角逐渐浮出笑意。她坐到床上，伸出手用力按压床板，然后又弯下腰，瞅瞅床下面，最后她直接站到床上，轻跳了几下，床岿然不动。母亲很满意，掏出钱结了账。

“瞧，赵木匠做的床就是好。”

“是不错。”

说完这句话，我就往外走，我和王二勇约好了钓鱼，他肯定等得着急了。母亲又把我拦住，她犹豫了一下对我说，你过几天去当面感谢一下赵木匠。我说你咋不去？母亲面露难色，她说她最近身体不舒服。我说那等你身体舒服了再去呗，再说咱们找他做床，给了钱的，不用再当面感谢了吧？

“去看看吧。”母亲说，“不是让你今天去，哪天你有时间去看看他。”

我尽管非常困惑，但还是答应了，因为我急着去找王二勇。

我没去王二勇家，直接去我们约好的那片水坑，我知道他一定先去了那边了。

这一路我忍不住又想起那个赵木匠。这个人是谁？这人和母亲之间有什么关系？有一点可以确定，肯定关系不一般。自我记事起，就没见过父亲，是母亲把姐姐和我一手带大的。我们小时候问过母亲，爹去哪了，母亲冷冷地说死了，后来我们就不问了。

难道这个赵木匠是我爹？不对，我姓钱，这个姓赵的怎么会是我爹呢？算了，不想了，改天我去会会那个赵木匠，一问便知。

这样想着，我到了水坑边。王二勇扭头看到我，说我不守信用。我只能尴尬赔笑，说拉肚子耽误了。二勇把渔具丢给我，说晚上让我请客下馆子，我只能点头。

几天后，我对母亲说有空了，可以去当面谢谢那个赵木匠，我问母亲他住哪里？母亲说，南城赵木匠，你去了打听就知道，那边就一个木匠铺。我说行。但南城根本没有赵木匠，不但没有赵木匠，就连木匠铺也没有。我骑着自行车，挨个铺子问，人家都不认识什么赵木匠。

“你记错了吧？”我回到家，气呼呼地对母亲说。

母亲愣住了，过了好一会她才说，对对，我记错了，那是二十年前的事情了。那时候南城有一个赵木匠，现在估计早死了……

“那这床不是赵木匠做的吗？”

“我记错了，娘岁数大了，记性不好了。床是临县的家具厂做的，是托你舅舅找的人。”母亲茫然地说。

真是莫名其妙。不过想想也理解，母亲年轻的时候是个精干的人，但岁月不饶人，她那时

60多岁了——我结婚晚，她的精力、记性都比不得年轻的时候了，有些事记错了很正常。

自那以后，母亲再没有提过赵木匠这个人。

我和秦苗苗很快结了婚，生了子。母亲含饴弄孙，晚年过得很充实。再后来我们在县里买了商品房，搬到了县城住。母亲也住了一阵子，但她说住不惯，又搬回了农村小院。那时候我们在县城里开了一家服装店，生意一般，刚能养活自己，但总算不用再去外地打工了。开店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，母亲一辈子含辛茹苦，我要在她身边给她养老送终。自己开店，时间灵活很多，我几乎每天都回村里给母亲做饭，陪她说话。有时候进货忙，我让我姐去。我姐嫁到了临县，距离比较远，所以我一般不去麻烦她。

母亲在世上最后的那段时光，又提到了赵木匠。

那天我给她熬好粥，放到桌子上，自己坐在一旁玩手机。母亲喝了一口，幽幽地说：“这粥和赵木匠做得很像，好喝。”

“娘，到底谁是赵木匠？”我一激灵，差点从椅子上跳起来。

“赵木匠就是赵木匠。”

“他是我爹吗？”

母亲不说话了。她坐在椅子上，打起了盹。那阵子，她的精神时好时坏，有时候竟连我也不认识了。赵木匠是谁？恐怕这一生我都不知道答案了。唯一让我欣慰的是，我们给了母亲一个还算幸福的晚年。

母亲弥留之际，紧紧抓着我的手。一家人都站在屋里，沉浸在悲痛里。忽然母亲睁开眼睛，看着我兴奋地说：“赵木匠，你终于来了。”

不等我说话，母亲眼睛闭上。她紧攥我的手松开了，重重地垂了下去。

姐姐与我，痛哭起来。



散文

西湖的笔墨神韵

胡成江

西湖于我既不陌生又陌生。说不陌生是因为我来过几次，有一次还专程到此一游，仅登上刚刚重建的雷峰塔俯视，到处是人，人比湖水盛，无意融入其中，遂匆匆走了。说陌生是因为我真没走近过西湖，离它最近的一次是坐在汽车里从岳王庙前过，似乎隐约看见了湖水。西湖如我高中时学的功课，貌似不陌生，一考又不及格。

问游西湖从哪儿开始，都说说不好，西湖太大又没围墙，从哪儿开始都好，全在个人喜好。一早，出租车把我们送到一个码头，我们坐着船在细雨蒙蒙中去了湖心岛。岛中有一湖，岛环着湖，湖又围了岛，湖中有岛，岛中有湖，像围棋高手博弈后留在盘上的黑白双子，有特色。站在岛的边上，只见三座石塔半没在水中，随波似舞。

在岛上走够了，想去雷峰塔、岳王庙、浙江省博，要去不同的码头坐船。我们选择了去岳王庙，上岸走不远，就能看到武松墓、苏小小墓。武松是文学作品《水浒传》中的一个人物，也有墓了，虚实虚实，实实虚虚，虚作实时亦虚。苏小小，南朝齐时一歌伎，何以独占此风水宝地上千年，全赖文人之笔墨。唐朝的白居易、李贺，明朝的张岱，近现代的曹聚仁、余秋雨都曾为其留下笔墨。这西湖的盛名，何尝又不拜文人之笔墨？前有唐人白居易的“孤山寺北贾

亭西，水面初平云脚低。几处早莺争暖树，谁家新燕啄春泥。乱花渐欲迷人眼，浅草才能没马蹄。最爱湖东行不足，绿杨阴里白沙堤。”后有宋人苏轼的“水光潋滟晴方好，山色空蒙雨亦奇。欲把西湖比西子，淡妆浓抹总相宜。”有了这二位诗人加持，西湖想不遐迩闻名也难。谁说“百无一用是书生”。书生的浓墨重彩，可给寻常事赋予意义，丰满起来进而不再寻常，越千年而逾浓厚。

岳王庙依山坐落在西湖畔，东边庙宇西边墓，形制类似成都武侯祠，规模比武侯祠大，走在里面甚感辽阔。“还我山河”四个字，饱含一代抗金名将报国之心。“怒发冲冠，凭阑处、潇潇雨歇。抬眼望、仰天长啸，壮怀激烈。三十功名尘与土，八千里路云和月。莫等闲、白了少年头，空悲切。靖康耻，犹未雪。臣子恨，何时灭。驾长车，踏破贺兰山缺。壮志饥餐胡虏肉，笑谈渴饮匈奴血。待从头、收拾旧山河，朝天阙。”气壮山河，何等的英雄气概。很可惜，壮志未酬，岳飞便以“莫须有”的罪名冤死于风波亭。在岳飞的墓园的两隅各有一个铁栅栏，里面分别跪着两个反绑的小铁人，这边秦桧、王氏，那边万俟卨、张俊。抬头看看高大的岳王坟，低头再瞧瞧这四个小铁人，真是“青山有幸埋忠骨，白铁无辜铸佞臣。”

西湖神韵在文人笔墨，更在英雄的浩然正气。



诗歌

故乡的炊烟

杨丽丽

风翻过屋脊时
炊烟正把暮色
缕缕缝进
老屋的皱纹里

灶膛的火星还没熄灭
母亲的呼喊裹着饭香
从烟囱溜出来
追着晚归的脚步

后来我走了很远
远到炊烟
缩成一张照片里
淡淡的云
而风一吹
舌尖上就落满故乡的黄昏